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劉為幹

北史卷五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兄子膺之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

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尒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搆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為尚

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兾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

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已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餚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

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蓨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

夫徹洛陽宫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冐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

人而羣小讙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
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
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
本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
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
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
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

隆之啓文宣竝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婚於楊遵彦前妻帝妹也故遵彦譏毁曰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輙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竊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

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

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

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

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

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

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

以鞭扣鞍一時頭絶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

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絶乾

明中詔其凡子孑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産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㦤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内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㦤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封平遥

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

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犄牸牛犢犢在道死唯犄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勑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顦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

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凡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啓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

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諡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禄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

情好不睦公主憩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
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
朝士疑赴成皐云若與司馬兆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
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閒行
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
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
郧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
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

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户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郢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

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

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並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朞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

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
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
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
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
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為猥雜名器
猶重初司徒趙彦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
忽畧不為之禮及彦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

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諧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凴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黄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棊杳忽後至寒温而已棊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賔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棊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

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黄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吏隋開皇中為尚書户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冑祖羅魏

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産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眞善無人也秦漢置尉𠌫官其先有居此職

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

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

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

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

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

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

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呌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

詔祭誥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麄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

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
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
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
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
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
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
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

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從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

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
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
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别
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
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
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
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
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
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
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
為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
封安定侯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
刺史聚歛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
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厙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内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

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干介朱榮
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
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
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
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
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
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
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

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勲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勳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會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黄鉞太宰給轀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

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别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謟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竝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

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為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

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硔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廵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别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歛

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賔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

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泰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

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尒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尒朱裂冠毁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尒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

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託令軍旅大

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

奔進破超達軍廻復廣陵覇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為尚書令遷録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以為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闚逼是膏肓之病帝仍

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别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敵之絶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
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
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
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詔亦請
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詔抽壯
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進戰
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
城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

之從之六月從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甍賜溫明祕器轀輬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旣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敎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

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黄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縁瑀謀逆没官韶
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别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
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
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
懿深亮皆宦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
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

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寛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别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黄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搒殺之又與

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搒掠而殞時苑内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

選惢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户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

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妻定遠妾董氏大躭愛之為此内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從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虚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賔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

武時内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環光禄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為杜落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尒朱榮為别將孝莊立賜

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禄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可不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

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

五千匹謂曰公元勲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

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駡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

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解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馬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

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

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

文䇿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寛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

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搤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户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

之曰角斗斛字律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若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班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珽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内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闗相王何

事珽又道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

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
横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旣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
光前西討還赦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
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
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
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
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

馬頭眩及至引入凉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

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

摑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髪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

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欵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

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
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
面可汗四年遣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
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為
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
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
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
樂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

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為羨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凡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

郡公後為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

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

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

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頼文

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

厭豈易間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

恩納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

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僭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為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

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厲亭侯多辔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踰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覩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旣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
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
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
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
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
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
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
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内令諸將解體外為彊隣滅讐

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北史卷五十四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高隆之傳尋以本官錄尚書事○官監本訛宮今改從南本

司馬消難傳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遊其門○贍南本作瞻

尉景傳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太傅○歷字下監本衍為字今從閣本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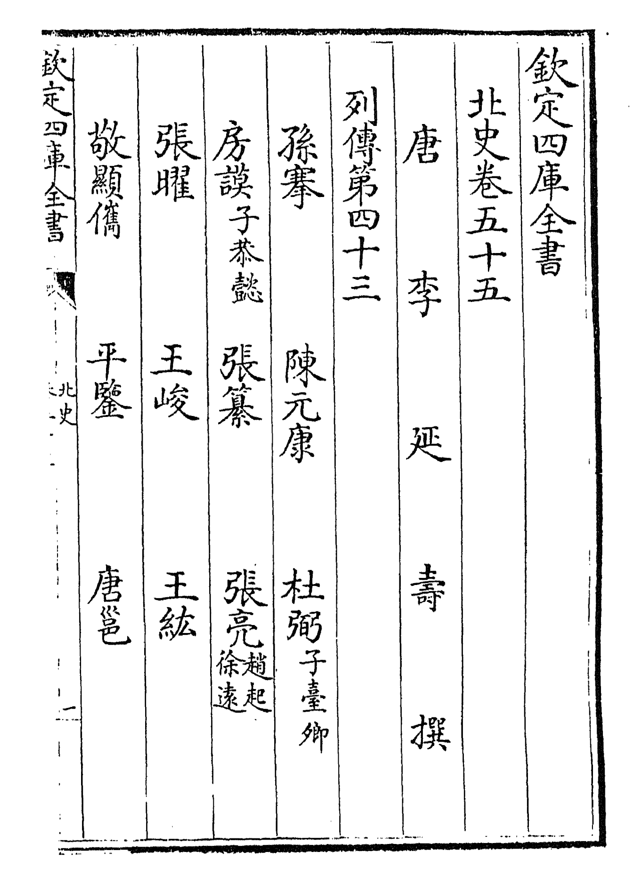
段韶傳軍次芒山下○芒監本訛芸今改從南本

諸將莫肯攻圍○肯監本訛可今從閣本

斛律金傳位大羽真○一本作大羽鎮將

光傳懼周兵之逼○逼監本訛遙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　陳元康　杜弼子臺卿

房謨子恭懿　張纂　張亮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遥　　趙彦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子慈明　　郎基子茂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歴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常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

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㦖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諡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

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名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

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彦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輙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

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

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没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冐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

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别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

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鼂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欵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

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
非外賊今頼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
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頼川
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
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崔暹
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
貨賄文襄内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
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坐將大

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

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荅如響大歎

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敘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責

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敎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尒朱氏貪政使

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内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

刀按䂍以夾道使弼冐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竈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寛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寛成寛在愜成愜若論性體

非愜非寛詔曰既言成寛成愜何得非愜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為愜若定是愜亦不能為寛以非寛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徳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冦彭城大都督髙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乗騁以為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誡者弼曰

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悦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蕭明廻破侯景於渦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説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闗中遣王思政據頴州朝廷以弼行頴州攝行臺左丞及頴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

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
三義何以自立粥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
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
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為侯粥志在匡贊知無不
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常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
畫足粥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
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有

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宏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

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竒於崔琰其後别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絶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鄉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

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為吏人懷之躭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竝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客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

其懲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㦛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㦛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

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

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尒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

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略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尒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尒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

謨以受眷尒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頻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為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

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兖州刺史
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
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
為刺史合境欣悦謨為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
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
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
衣服終歳還家無不温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
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

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勲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

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己禄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師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内營家産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

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

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
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
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収拾李世林生自外
眷屬絶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
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
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
迥亂廢於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蘓威舉為新豐令政
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

之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咸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為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叅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飢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别使遇見輙令開門内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尒朱兆兆奔秀容左

右皆密通誠欵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

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持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沉謹神武頻以為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

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
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
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
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
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竝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
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綱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
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

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効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輙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

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為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

室帝遂獻誠欵朝貢不絶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没詔決鞭一百除名配里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

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

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竒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
襄名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
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
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
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
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
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
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彦崔季舒逃難位至

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冦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冦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冦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

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

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

安縣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

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

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

悦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

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尒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摽來攻時新築之

城糧仗未集素之水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摽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

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輕險無
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并
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晋昌徙焉父靈芝
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
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
出倉卒文宣部分将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
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

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啟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别賜錢綵邕非唯强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

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觧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契除兼給事黄門中書舍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髙德正妄説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彦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

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簒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横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疲獘

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晋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懐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名邑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强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晋昌王

高思好搆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多自决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欝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戸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

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
番代往還器械精𪋻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
太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邑支度
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
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
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
徵官錢違限邑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
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

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鮮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

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髙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温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名河間邢邵試命文遥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

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
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
傳文武號令楊遵彦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
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
執手愧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
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阼
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
秦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

任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遥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令為字人之功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名集神武門令趙郡

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

其議斅見殺文遥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諳士開別士
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皃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
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
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
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
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勲下大夫隋開皇
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
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

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彦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髙祖父難為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彦深貴贈司空彦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賔客曰古人觀眸子

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冩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氊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
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
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
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
臨發握手泣曰以毋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靜
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
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
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

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
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
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
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
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
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廵幸即輔贊太子知
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
人所懐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

宜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貢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

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

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

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更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

之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華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覩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妹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

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
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
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脣亡齒寒勿
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别所詔子琮
監造大明宫成帝恠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
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
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争異同略無降下
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

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
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
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
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
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
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
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
發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説

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别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鄰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别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赴軍與周將韋孝寛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為

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内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

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徵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胥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竝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

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
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
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
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
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兾其從已慈明
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
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

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駡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户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怳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怳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感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兖州

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
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
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
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
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
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
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
竝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頴川郡守西界與

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交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踈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

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蔚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

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户曹屬隋文帝為亳州總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為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久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及隋文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

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户部侍郎

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决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参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衞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曽無愧

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

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
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
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
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
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茍免忘生殉義
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
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

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竝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道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

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謪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

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禄馮溺於賄貨於斯為甚懿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北史卷五十五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

孫搴傳專典文筆○典監本作與今從南本

陳元康傳是能夜闇書快吏也○能夜南本作夜能

崔季舒逃匿於廁○廁監本訛側今從南本

杜弼傳遷先州曲城令○先南本作光

龍官轀櫝○一本官作宮櫝作櫝

大業中起居舍人○監本脫中字今從南本增正

張亮傳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典監本

訛與今改從齊書

唐邕傳夜中名邕○中監本訛申今改從南本

高德正妄說卿短○德監本訛聽今改從南本

惟此二曹不㵩○不監本訛六今從上文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句改正

趙隱傳母傅氏雅有操識○傅監本訛傳今改從閣本

馮慈明傳我豈從汝求活耶○求監本訛永今改從南本

郎基傳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所監本訛好今改從南本

茂傳魏州刺史元暉謂曰○監本史字下衍史字暉字下脱謂字今從閣本改正

北史卷五十五考證